



「五一」黃金周，朋友圈被香港這波旅遊高峰刷屏了。根據入境處數據，各出入境管制站共錄得逾五百六十二萬人次出入境，熱鬧景象再一次證明，香港依舊是最具吸引力的亞洲旅遊城市之一。

若已去過迪士尼樂園、太平山以及維多利亞港等景點，下次不妨安排一趟美食巡禮。香港最精彩的風景，其實藏在餐桌上。

香港是一座真正的「國際美食之都」。你可以在一天之內從中東吃到南歐，從東亞走到非洲，舌尖像完成一次環球旅行。與許多城市只有「改良版異國料理」不同，香港的國際美食，很多都保留了當地原汁原味的風格。因為香港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廚師，也擁有成熟的全球食材供應鏈，許多餐廳主理人本身就是外國人，甚至一家小店裏掌勺的，就是從家鄉遠道而來的老師傅。

想吃意大利菜，香港不只有披薩與意粉，連拿坡里傳統窯烤、托斯卡納牛排、南意海鮮燉飯都能找到；韓國料理不只是烤肉炸雞，還有首爾街頭風味的小館；印度餐廳裏，北印咖喱與南印香料風格迥異分明；西班牙餐廳能吃到現切火腿與地道海鮮飯。甚至連黎巴嫩菜、土耳其菜、埃塞俄比亞菜等相對冷門的料理，在香港也並不難找。

更重要的是，香港的食品安全與食材品質一直保持高水準，加上監管嚴格，讓不少人笑稱：「在香港吃異國料理，甚至比在當地還安心。」

香港的魅力，從來不只是「買買買」。它真正迷人的地方，在於這座城市極強的包容性。茶餐廳與米芝蓮並存，街邊魚蛋和高級法餐互不衝突。走在中環、尖沙咀或銅鑼灣，可能轉過一條街，就從港式奶茶的香氣，走進了充滿異域風情的香料世界。



樂活
潘少
逢周一、二見報

紅珊瑚手鐲

家裏總有一些東西，看起來不值錢，卻不可以隨便丟掉。也許是一隻舊錶，一張褪色照片，一個早已壞掉的音樂盒。搬家時，你把它拿起來，本來想扔進垃圾袋，手卻停住了。因為你知道，你拿起的不只是一件物件。

德國作家海爾曼（Judith Hermann）的短篇小說《紅珊瑚手鐲》，寫的正是這樣一件東西。故事一開始，「我」說，她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去看治療醫師，就失去了那隻紅珊瑚手鐲，還有她的戀人。

看醫生，照理是為了處理自己的問題，但她真正帶去診療室的，卻是一整個家族的故事。那手鐲來自俄國彼得堡，屬於她的曾祖母。曾祖母當年隨丈夫到俄國生活，丈夫四處替俄國人建煉鋼爐，她卻困在瓦西里島的大宅裏，拉上紅天鵝絨窗簾，拒絕望向陌生國度。她等待回德國，等待丈夫回來，等待一個遲遲沒有實現的承諾。

在漫長等待中，俄國的藝術家、學者、傾慕者陸續來到她身邊。他們欣賞她的憂鬱、沉默、異國氣質，而她也讓自己被愛。紅珊瑚手鐲，正是其中一位傾慕者尼古拉送給她的禮物。後來丈夫回來，看見她手腕上的紅光，問出那禮物從何而來。結果，一場決鬥發生了。曾祖父死去，家族故事從此被這隻手鐲鎖住。

紅珊瑚手鐲，作為故事的一個單一細節，濃縮了整個故事的情感。六百七十五顆紅珊瑚串在絲線上，每一顆都代表未曾說完的記憶。

多年後，敘事者戴着這隻手鐲，和一個沉默的戀人在一起。戀人對她沒有興趣，她卻只對自己感興趣。戀人不想聽家族故事，她卻非要把故事講出來。於是，她走進戀人的治療師診室，準備說出那些關於彼得堡、曾祖母、決鬥、逃亡、血緣與愛的故事。

可是，她還未真正開始，手鐲的線斷了。紅珊瑚散落一地，她跪在地毯上，一粒一粒去撿。這畫面之所以刺痛，正在於它太像我們面對過去的時刻：我們以為自己終於可以把往事好好說清楚，記憶卻往往先一步崩散在眼前。



普通讀者
米哈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前不久，有一則招聘啟事火了。杭州原鄉野生生態保護與研究中心招聘一名「護獺員」，工作地點在舟山金塘島，那裏有個水獺保護工作站，「駐島護獺」的任務包括開展水獺調查與監測，製作水獺科普內容等。工作條件不算特別艱苦，卻也不是「詩意」想像的海島棲居，免不了長期在戶外攀爬行走、日曬雨淋，還得和蛇蟲鼠蟻打交道。和網友交口稱讚中的「神仙工作」多少有些差距。

這些年，時不時有「神仙工作」在網上走紅。有人在肯尼亞的

內羅畢國家公園「打工」，每天和非洲的野生動物親密接觸，羨煞只能在視頻裏看動物大遷徙的網友。有人把工位搬進寺廟，青山綠水，晨鐘暮鼓，洗盡凡塵，以在家人之身過出家人生活。有人在圖書館當「掃地僧」，安安靜靜，暢遊書海。還有人說最神仙的工作是「數字遊民」，自由自在，無拘無束，好似瀟灑來去天地間的遊俠，只是青鋒劍換作了筆記本。

就像永遠找不到一張只有一面的紙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有屬於自己的反面。打開每一份「神仙工作」

的評論區，在點讚、羨慕之外，都會看到「耿直」的網友不留情面地指出其不神仙的地方。安靜意味着寂寞，單純可能是枯燥，投身山林自帶風雨艱辛，自由就業缺乏安穩保障。莫說這世上沒有神仙，就算真當了神仙，無窮盡的煩惱不會消失。玉帝老兒好端端吃着珍饈欣賞歌舞，不也被一隻突如其來的石猴攪出了一腦子官司嗎？

工作之所以「神仙」，有時恰因為它是「別人的工作」。「別人的」總讓人覺得高級。許多

「神仙工作」背後大都有不為人知的辛勞付出。真正神仙的工作，或許永遠只存在於每個人心中，它如水中明月，是用來映照手頭這份甩不脫的苦差事的一面鏡子，是煩悶日子裏給入些許欣快的「多巴胺」，也是我們與工作互相馴服的一片緩衝地帶。



知見錄
胡一峰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未竟的「1994」

從二〇一二年《寒戰》的橫空出世，到如今作為前傳的《寒戰1994》，中間隔了十四年的期待。看完走出戲院，腦子裏浮現的第一個念頭，是粵語裏那句帶點無奈的評價：「好極有限」。

比起那些吃相難看、奔着錢去的商業作品，《寒戰1994》還是有相當誠意的。它試圖還原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那種風聲鶴唳的權力博弈，服化道與調色都透着一種懷舊與精緻。但最令人如鯁在喉的，是電影在敘事策略上的「不誠實」。

在懸疑推理片裏留下「鉤子」

引發觀眾對續集的遐想，本是商業片的常態。然而，《寒戰1994》似乎把這當成了不必完成劇本閉環的藉口。作為「上集」，它用了整整兩個小時鋪陳、設局、讓角色們穿着挺括的西裝在寫字樓裏優雅地勾心鬥角，正當觀眾期待一個高潮或局部的解謎時，電影卻在結尾猝然宣告：「更大的陰謀在1995」。我花了真金白銀買票入場，卻只看了一部兩個小時的預告片。

當年吳宇森的《太平輪》分上下兩集，上集在內地收穫近兩億元人民幣票房，雖不算慘敗，卻因節奏拖沓耗盡了觀眾耐性，導致下集

上映時票房斷崖式跌至五千萬元，縮水近四分之三。至於那部同樣採取分集策略、戰線拉得過長的《醬園弄》，也因讓觀眾陷入無止境的等待與吐槽中，消磨了進場的熱情。

《寒戰1994》的質量固然優於上述兩者，但這種「把重點放在下集」的邏輯依然顯得有些不智。在現代人有限的專注力面前，任何不給予即時回饋的敘事都是一場豪賭。我看了兩個小時的「1994」，最後你告訴我這只是一個大型的前序，這種被「欺騙」的挫敗感，恐怕很難靠「1995」的噱頭來彌

補。

如果你的故事真的很好，捨不得為了大銀幕的時長限制而割愛，那麼請轉向流媒體平台。好的故事應該像一場圓滿的宴席，哪怕有續作，也該讓客人在離開這一桌時感到飽足，而非拿着一張「下次才上主菜」的優惠券，在風中懷疑人生。



大川集
利貞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我們的「草蜢」

上世紀七十年代，香港的電視台播放一齣外國配音劇集《功夫》，頗受觀眾歡迎。該劇講述一位少年時在中國長大的中美混血兒，曾經在少林寺學藝。少年成人後回到美國西部，使用少林功夫鋤強扶弱，令外國人驚嘆中國功夫的威力。不過，該劇的主旨並不是宣揚暴力，而是弘揚武德。劇中經常倒敘男角在少林寺學藝的回憶，其師傅喚男角為「草蜢仔」，教導人生道理。這是我對「草蜢」的最初印象。

至八十年代中期，我認識了香

港男子合唱組合「草蜢」，成員包括蔡氏兄弟一智、一傑及其好友蘇志威。說是合唱組合，形容似乎不甚貼切，他們唱歌跳舞，聲色藝全，出道不久便獲得觀眾支持。「草蜢」成員的真實年齡與我相若，可說是陪伴我一起成長。直到近期，我才第一次在「紅館」觀賞他們的演唱會。不經不覺，「草蜢」已經出道四十年。

正如「草蜢」的開場白，是次演唱會選址「紅館」而非新落成的啟德體育園，因為「紅館」是其成長的地方，也是我輩港人累積的集

體回憶。演唱會設四面觀眾，座無虛席。開場先是一輪勁歌序曲，燃起觀眾情緒，熱鬧非常。接下來是「情歌盲盒」，一系列傷春悲秋的情歌，異常動人。很多歌曲我都耳熟能詳，但即時又想不起歌名。我相信那都是年月已久的老歌，卻是歷久彌新。

觀賞「草蜢」演唱會不單是懷舊，也是感受他們三位「草蜢仔」的精力、努力和毅力。演唱會籌備階段，傳媒已透露蔡一傑曾患重病而需要做腦部手術。蔡一傑在表演之餘亦講述其治療經歷，表示腦部

電療的時候，好不辛苦。然而，蔡一傑克服了病魔而再踏舞台，勁歌熱舞與年輕人無異。另外，「草蜢」三人自小認識並一同闖入娛樂圈，星途高低起落，難關屢敗屢戰。三人互相扶持，並肩前行，能夠立足舞台四十年，值得時下年輕人借鏡。



文藝中年
輕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蝴蝶絕響

處理事情的嚴謹及認真，也可感受到她為演出及教學的前期準備一絲不苟，幾十年不變。她一生的藝術成就，完全憑親力親為、追求至善，也感召了一眾門生，延續老師教誨。

江老師的演藝人生是從電影開始的，而入行過程戲劇性地緣起於電影，促成一九五二年電影《一板之隔》擔任女主角，之後五年拍攝了十五部電影，息影負笈意大利鑽研聲



樂。學習期間獲邀，成為首位華人女高音在意大利擔綱女主角，所演歌劇正是《蝴蝶夫人》。七年後在香港首演該劇，可謂衣錦還鄉。翌年更獲邀到澳洲、新西蘭重演，成為一個紀錄。

從一九六六年《蝴蝶夫人》到一九九一年《荷夫曼的故事》，江樺至少參與演出十三部歌劇，同時以獨唱家身份演出眾多聲樂音樂會，例如貝多芬第九交響曲、馬勒第四交響曲

等。一九八〇年代多次到內地演出，包括一九八三年到京滬舉行獨唱會、一九八五年與香港聖樂團在上海演出《彌賽亞》。翌年在央視春晚演出三首中國民歌，被譽為「屏幕之星」。

據悉由學生組成的江樺合唱團將於七月二十日如期舉行年度演出，紀念恩師。



樂問集
周光蔭
逢周一見報

春日賞花



五月九日，在俄羅斯遠東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，人們在植物園休閒。
新華社



寰宇採聞
逢周一見報

享受人生 活出精彩

在微信群中看到帖子，才驚覺大學時的室友X去世已整整十年了。十年前，X和先生從加拿大回到上海。她此前因腹腔腫瘤在異國手術、化療、放療，想盡辦法，吃盡苦頭卻療效甚微，到上海入院治療其實已是最後的努力。然而他們終究無力回天，X在二〇一六年的春日離世。

二〇一九年大學同學聚會，放映了用大家的老照片編輯合成的視頻，X的名字被一再提起，致敬我們逝去的青春，也悼念天不假年的同儕。然而才過了兩三年，又有一位大學同學Y因白血病去世。通達者說「生命只要好，不要長」，只怕是自我安慰，普通人多半寧願享有一家團圓，健康長壽的「平庸」福氣。英年早逝，本就令人傷懷。更何況一個生命的逝去，多半無聲無息，很快就會宛如夜夢無痕。陶淵明有詩云「親戚或餘悲，他人亦已歌」，說的是

對逝者的記憶也有「保鮮期」。家人、好友與許會長久懷念，交情一般的早就忘卻了吧。遺忘是一種心理自我保護機制，畢竟人人都要背負各自的生活重擔，面對自己的一地雞毛。這是人之常情，未可厚非。

微信有帖子點評「七〇後」捨不得對自己好一點的各種行為，比如穿兒女不要的衣服，用兒女嫌棄的化妝品，為省錢不願外食、旅遊。但想想生命的脆弱，人心的易變，就更該當機立斷，活在當下。既然沒有人能代替自己去應對苦難，就該當仁不讓地享受人生，活出自己的精彩。就怕時不我待，生命還沒綻放就要凋零。彼時回頭，悔之晚矣。



墟里
葉歌
逢周一、三見報